

遗民情结『

场

』下的

台湾现代文学叙事研究

刘鹤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海外借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遗民情结‘场’下的台湾现代文学叙事研究
(批准号:13YJA751029)”项目资助

遗民情结『 场』下的

台湾现代文学叙事研究

刘鹤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民情结“场”下的台湾现代文学叙事研究 / 刘鹤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5677-9658-4

I. ①遗… II. ①刘… III. ①台湾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9.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5785 号

书 名: 遗民情结“场”下的台湾现代文学叙事研究

YIMIN QINGJIE“CHANG”XIA DE TAIWAN XIANDAI WENXUE XUSHI YANJIU

作 者: 刘 鹤 著

策划编辑: 黄国彬

责任编辑: 李国宏

责任校对: 王瑞金

装帧设计: 祁睿一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朝阳区明德路 501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行电话: 0431-89580028/29/21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电子邮箱: jdcbs@jlu.edu.cn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 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7-9658-4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但是,台湾现代文学与大陆现代文学的发展路径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了大陆与台湾的很大不同。研究台湾现代文学的流变、思潮、体裁、艺术不仅可以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涵,更重要的是从学术、从文学的哲学思辨,从各种文学现象的流变以及与大陆现代文学的不同特质去辩证地看待台湾文学的存在,由此,可以准确、客观地考察台湾现代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学术地位和文化地位。

一种文化,往往是时代、民族的产物,而该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民俗等社会因素的聚合,构建起这个时代的文化。因此,文化是社会、民族、时代综合作用的产物,而时代的文化“场”,也就是文化精神氛围,类似于物理学中的“电磁场”,尽管人们肉眼看不见,但它却始终存在着,决定了该区域文化的走向。文学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任何文学作品,都受制于该时代文化“场”的影响。纵观台湾历史,“遗民情结”始终深刻地影响着台湾社会,对台湾文化构成一种深层社会心理结构的“集体无意识”。我们可以从台湾现代文学的各种文学现象中,剖析出“遗民情结”所起的这种“不思量自难忘”的潜意识作用。

清初以降,自浙东反清志士和郑成功入驻台湾以后,大陆遗民思想深深镶嵌在台湾文学之中。中日甲午战后,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大陆遗民思想更是深入文学的骨髓之中,即使1937年“皇民化”运动废止汉字、全盘日文时期,台湾的爱国志士仍然在外部日本高压的殖民统治下,艰难地坚持宣扬中华文化,强化保存中华民族意识的文学篇章,如丘逢甲、连横、许南英、赖和、吴浊流、杨逵等的作品;而1949年底“二蒋”^①的200万大陆军政人员败退台湾,至此两岸相隔一方,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台湾群体。他们深受中华文化的熏染又身处孤悬

^① “二蒋”系指蒋介石、蒋经国。



境外的小岛,不愿降又不能和,因此客观上形成了巨大的遗民群落。文学的“怀乡”(怀念大陆故乡)是这一时期典型的遗民文化思潮。自台湾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文学流变中,可以看到这股文学“怀乡”的嬗变路径:在“战斗文学”、“女性文学”中滋生,其后蔓延至“现代派”文学与留学生“失根文学”,并直指台湾“乡土文学”思潮的勃兴。而 20 世纪 80 年代后出现的“本土文学”思潮,可以认为是遗民“怀乡”不可得后的叛逆或遗民抗争思想的“极端”走向。因此,“遗民情结”深深地扎根于台湾文化的深层土壤中,是台湾文化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如果不能理解台湾现代文学的这种深层心理结构中的遗民情结,是难以深入理解和研究台湾文学的各种文学现象的。本书着重分析“遗民情结”对台湾现代文学流变的深层心理影响,并由此分析“遗民情结”在台湾各种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中的潜在作用,以及研究“遗民情结”对台湾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深层心理结构的影响力。

如果从清初 1652 年浙江宁波抗清义士、文学家沈光文(1612—1688)渡过海峡到台湾算起,文学在台湾已经有 360 余年的生长史。而大陆遗民带去的文学种子,在孤岛经历凄风苦雨后结出的文学之果,仍然洗脱不掉遗民的泪、遗民的恨、遗民的悲情。台湾文学从一开始就成了反映遗民操守、意志与存续、传播遗民政治理念的载体,成了传递政治价值、民族意识的工具。台湾文学开辟了一条与大陆文学不同风格走向的独特的具有遗民抗争不屈、孤独悲情、感伤风范的文学之路,其文学原型无疑是作家深层心理结构中“孤儿”对“母亲”(祖国)、对民族文化“根”的追寻,以及对“母亲”(祖国)和民族的忠诚。黑格尔曾认为希腊悲剧与希腊人的主体性产生有一定关系,而维护中华文化立场的台湾“遗民文学”,同样可以被认为是台湾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思考与觉醒。

“遗民”是中华民族政治文化心理结构中最具政治刚性的情结,虽然其政治内涵各有不同,但其本质是民族主义的,是对“家国”真挚的爱。遗民精神集中表现了民族的操守与政治的忠诚。从政治学审视,遗民是大陆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遗民具有高尚的节操,强烈的民族意识。遗民文学是遗民精神的艺术外显,将遗民精神的爱国主义转化为文学主旨、演绎为文学故事、物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以此星火相续,传播民族文化。正如黎湘萍在《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版)中,对大陆“遗民”意识对台湾文学的影响,有所阐述:“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后的台湾历史,清朝统治下的台湾历史,甲午战争之后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历史,乃至 1945 年台湾光复以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

湾历史,塑造了台湾中国人特有的移民性格和‘遗民’气质,即百折不挠的开拓精神、强烈的民族感情(往往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以及富有悲剧色彩的‘复国’意识。”如果以此作为考察台湾当代社会心理的脉络,就不难发现台湾文学思潮一条鲜明的遗民文学心理轨迹:“孤儿情结”—“怀乡情结”—“本土情结”;而台湾“本土意识”下的“本土文学”由于受到国际政治和两岸政治的制约,滋生出更为复杂的变异形态,这种“变异”同样可以从“遗民情结”中找到原因。因此,“遗民情结”对我们理解或者说解剖台湾文学意识的嬗变具有积极意义。

台湾文学中的“遗民”“集体无意识”存在,是台湾文学独特的文化现象,本文将台湾文学中具有遗民特性的,展现遗民精神、遗民理想的文学文本,予以介绍与分析:导论部分,主要介绍“大陆遗民”文化的由来以及台湾遗民文学“乡愁”的理论追踪;第一章主要介绍被誉为台湾文学“第一人”的遗民文学家沈光文的文学贡献;第二章介绍日本统治时期的大陆遗民文学在反殖民主义中的贡献;第三、四、五、六、七、八章集中介绍与分析 20 世纪 50 年代后到 21 世纪的台湾文学中具有典型遗民特性的文学家与文学作品。

本书为国家教育部 2013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遗民情结‘场’下的台湾现代文学叙事研究”(项目批准号:13YJA751029)的研究成果。

前言	/ 001
----	-------

导论	/ 001
----	-------

第一节	大陆遗民文化及其台湾遗民的历史正义	/ 005
-----	-------------------	-------

第二节	以文学乡愁为重要特征的台湾遗民文学	/ 011
-----	-------------------	-------

第一章	台湾文学第一人:遗民诗人沈光文	/ 024
-----	-----------------	-------

第一节	浙东抗清志士沈光文其人	/ 025
-----	-------------	-------

第二节	沈光文遗民诗歌的类型介绍	/ 032
-----	--------------	-------

第三节	沈光文遗民诗的艺术风格	/ 046
-----	-------------	-------

第二章	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文学的遗民意识	/ 050
-----	-----------------	-------

第一节	日本统治时期台湾遗民文学概况	/ 051
-----	----------------	-------

第二节	遗民情结的悲剧性“孤儿”文学意识	/ 059
-----	------------------	-------

第三节	叛逆、抗争与“孤忠”的遗民意识	/ 064
-----	-----------------	-------

第三章	日本统治时期吴浊流、赖和、杨逵的遗民文学创作	/ 070
-----	------------------------	-------

第一节	吴浊流的史诗性小说《亚细亚的孤儿》	/ 070
-----	-------------------	-------

第二节	赖和的遗民抗争文学	/ 080
-----	-----------	-------

第三节	杨逵的《泥娃娃》与《模范村》	/ 091
-----	----------------	-------



第四章 台湾 20 世纪 50 年代“战斗文学”、“女性文学”的“怀乡”情结 / 097

第一节 “战斗文艺”运动的缘起与衰落 / 098

第二节 “战斗文学”：人格面具下的“乡愁”叙事 / 102

第三节 “女性文学”：凄美牵魂的“乡愁” / 112

第五章 台湾 20 世纪 60 年代“现代派文学”的遗民情结 / 117

第一节 纪弦及其他“现代诗人” / 118

第二节 被放逐的遗民悲情与聂华苓的现代小说 / 135

第六章 台湾留学生“失根文学”的遗民意识 / 141

第一节 留学生文学“失根一代”的遗民意识 / 143

第二节 於梨华的文学“失根”与“觉醒” / 148

第三节 白先勇及其《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 / 152

第七章 台湾“乡土文学”的遗民“集体无意识”代表作家与作品 / 158

第一节 “乡土文学”思潮的兴起与转向 / 159

第二节 遗民爱国主义作家钟理和、陈映真等作品 / 163

第三节 黄春明等遗民批判性作家的作品 / 171

第八章 “遗民意识”的叛逆——台湾“本土文学”的产生及嬗变 / 178

第一节 “本土文学”两种路径 / 179

第二节 遗民意识的变异：极端“本土文学”文本 / 182

第三节 宋泽莱的代表作以及《台湾文学三百年》解析 / 186

索 引 / 195

参考文献 / 196

导 论

如果从 1652 年浙江宁波抗清志士、文学家沈光文(1612—1688)渡过海峡到台湾算起,文学在台湾已经有近 400 年的生长史。台湾文学史家叶石涛将遗民诗人沈光文列为台湾文学史第一人的说法,可以间接印证“遗民意识”对台湾文学的深层影响。叶石涛说:“明末,沈光文来到台湾开始播种文学,经历二百多年的培育,到了清末,台湾的旧文学才真正开花结果,作品的水准达到大陆旧文学并驾齐驱的程度。”^①而大陆遗民带去的文学种子,在孤岛经历凄风苦雨后结出的文学之果,仍然洗脱不掉遗民的泪、遗民的恨、遗民的悲情。台湾文学从一开始就成了反映遗民操守、意志与存续、传播遗民政治理念的载体,成了传递政治价值、民族意识的工具。台湾文学开辟了一条与大陆文学不同风格走向的独特的具有遗民抗争不屈、孤独悲情、感伤风范的中国文学之路,其文学原型无疑是作家深层心理结构中“孤儿”对“母亲”(祖国)、对民族文化“根”的追寻,以及对“母亲”(祖国)和民族的忠诚。黑格尔曾认为希腊悲剧与希腊人的主体性产生有一定关系,而维护汉文化立场的台湾“遗民文学”,同样可以被认为是对台湾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思考与觉醒。

清初以降,自浙东反清志士和郑成功入驻台湾以后,大陆遗民思想深深镶嵌在台湾文学之中。中日甲午战后,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大陆遗民思想更是深入文学的骨髓之中,即使 1937 年“皇民化”运动废止汉字、全盘日文时期,爱国志士仍

① 叶石涛. 台湾文学史纲·序. 台北:春晖出版社,2003:1.



然写作宣扬中华文化、强化保存中华民族意识的文学篇章,如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等作品;而1949年底“二蒋”的200万大陆军政人员败退台湾,至此两岸相隔一方,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台湾群体。他们深受中华文化的熏染又身处孤悬境外的小岛,不愿降又不能和,因此客观上形成了巨大的遗民群落。遗民文学往往借助“原乡”意象反映对“故国”的怀想,而文学原型则置换出各种“原乡”意象、营造出遗民“乡愁”的诗性意境与感伤之美,是遗民情结在文学叙事中潜意识再现。从台湾现代文学的流变,以及台湾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遗民情结”对台湾现代文学代表作家深层心理结构和对代表作品审美价值取向的深刻影响力。

一种文化,往往是时代、民族的产物,而该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民俗等等社会因素的聚合,构建起这个时代的文化。因此,文化是社会、民族、时代综合作用下的产物,而时代的文化“场”,也就是文化精神氛围,类似于物理学中的“电磁场”,尽管人们肉眼看不见,但它却始终存在,决定了该区域文化的走向。文学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任何文学文本,都受制于是该时代文化“场”的影响。纵观台湾历史,“遗民情结”始终深刻地影响着台湾社会,对台湾文化构成一种深层社会心理结构的“集体无意识”,我们可以从台湾现代文学的各种文学现象中,剖析出遗民情结所起的这种“不思量自难忘”的潜意识作用。“遗民情结”的深层“集体无意识”往往通过各种文学心理场域来构建遗民文学叙事,文学是遗民守住政治文化话语权的有效渠道,也是表达思想、情感的最佳方式。

“遗民”存在于历史时空中,清初流落在台湾的明遗民远比在大陆的遗民对“空间”敏感,因为台湾遗民群体多了一份背井离乡而“生离死别”的“乡愁”的悲情、多了一份孤独抗争的悲愤,因而台湾遗民文学的“原乡”文学意象和“乡愁”文学叙事就特别丰富。在台湾文学的各种体裁中都能看见这种“乡愁”的存在,而支撑这种文学现象的就是遗民情结,包含了遗民血泪的历史叙事与充满怀乡的历史诗学。遗民情结,通过文学“原乡”的原型意象,来再现台湾遗民的政治理想、再现中华文化存在、表现遗民的人生价值追求,其审美意境是一种感伤悲情的艺术风格。

台湾遗民文学研究,离不开台湾历史史料研究与台湾文学的作家、作品发展路径研究。而文学学科与历史学科有效嫁接的史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同样要推崇海登·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史观,他将两者完美地融合了起来。海登·怀特提出的历史叙事和历史诗学理论,在史学界和文学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将历史作品视为

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①。他认为,历史修撰所涉及的史实材料,与非历史写作没有区别,历史修撰最重要的是文本形式而非内容,而文本形式,主要是语言。因此,海登·怀特提出历史叙事和历史诗学理论,“不仅颠覆了历史即事实的重复这一古老而顽固的史学错误,为当代史学的发展和史学观的更新开辟了新路,而且在史学研究 with 文学批评之间看到了亲和性和相同点,从而把两者结合起来,跨越了两者间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学科界线,构成了一种空前的跨学科研究。”^②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和历史诗学理论将“历史”与“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历史叙事”的故事和“历史诗学”的美学意境,将文学历史的审美价值烘托出来,并且可以摆脱“利维坦”似的起伏变异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吞噬,还“文学的历史”的本来面目,给著作者更多思考的自由与历史叙事的自由。海登·怀特认为,作为编撰以审美对象为目的的文学文本批评,以及以评价为主的文学史,离不开“构造”文学的历史事实。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构造,不是文学的虚构,而是入选编排历史的事实和故事的合理“想象”,因为“诗的形象与史的形象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互通往来的桥梁”,而“没有想象力的人是不配治史的”^③,因此,对文学的批评,更富于文学史家的“想象”与评价的主观倾向性。文学是什么呢?“文学不是一门研究学科,而是供研究的对象”,“文学处在人文学科的中间地段,其一侧是史学,而另一侧是哲学”。因而,文学史家一方面“从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寻取事件”,而另一方面“又从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借用理念”^④。这就使得我们所看到遗民哲学观念或主导或潜在影响着台湾这 100 年的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以及文学文本叙事。

“遗民情结”是中华民族政治文化心理结构中最具刚性的政治意识,虽然其政治内涵各有不同,但其本质是民族主义的,是对“家国”真挚的爱。遗民精神集中表现了民族的操守与政治的忠诚,具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顽强精神气质。从政治学审视,“遗民”是大陆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遗民具有高尚的节操,强烈的民族

① [美]海登·怀特. 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序言. 陈新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

② [美]海登·怀特. 后现代历史叙事学·译者前言: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 陈永国,张万娟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

③ 见余英时. 论士衡史.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329.

④ [加]诺斯罗普·弗莱. 批评的解剖. 陈慧等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6-17.



意识。遗民文学是遗民精神的艺术外显,将遗民精神的爱国主义转化为文学主旨、演绎为文学故事、物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以此星火相续,传播中华文化。黎湘萍先生认为大陆“遗民”意识对台湾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后的台湾历史,清朝统治下的台湾历史,甲午战争之后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历史,乃至 1945 年台湾光复以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历史,塑造了台湾中国人特有的移民性格和‘遗民’气质,即百折不挠的开拓精神、强烈的民族感情(往往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以及富有悲剧色彩的‘复国’意识。”^①从台湾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文学流变中,可以看到这股文学“怀乡”的嬗变路径:在“战斗文学”、“女性文学”中滋生,其后蔓延至“现代派”文学与留学生“失根文学”,并直指台湾“乡土文学”思潮的勃兴。而 20 世纪 80 年代后出现的“本土文学”思潮,可以认为是遗民“怀乡”不可得后的叛逆或遗民抗争思想的“极端”走向。因此,“遗民情结”深深地扎根于台湾文化的深层土壤中,是台湾文化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如果不能理解台湾现代文学的这种深层心理结构中的遗民情结,是难以深入理解和研究台湾文学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如果以此作为考察台湾当代社会心理的脉络,就不难发现台湾文学思潮一条鲜明的遗民文学心理轨迹:“孤儿情结”—“怀乡情结”—“本土情结”,而台湾“本土意识”下的“本土文学”由于受到国际政治和两岸政治的制约,滋生出更为复杂的变异形态,这种“变异”同样可以从“遗民情结”中找到原因。因此,“遗民情结”对我们理解或者说解剖台湾文学意识的嬗变有积极意义。

台湾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但与大陆现代文学的发展路径不同,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后,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了大陆与台湾的两大分支。研究台湾现代文学的流变、思潮、体裁、艺术不仅可以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涵,更重要的是从学术、从文学的哲学思辨、从各种文学现象的流变以及与大陆现代文学的不同特质去辩证地看待台湾文学的存在,由此可以准确、客观地考察台湾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学术地位和文化地位。

^① 黎湘萍. 文学台湾: 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86.

第一节 大陆遗民文化及其台湾遗民的历史正义

“遗民”始终存在于时空矛盾的历史夹缝中,遗民及其思想文化,始终被主流政治文化高压钳制着,处于地下状态,无论是遗民鼻祖的伯夷、叔齐,还是元初的南宋遗民、清初的明遗民,还是台湾日本统治时期的大陆遗民,而20世纪50年代“二蒋”时期后的台湾,则是遗民社会的另一种特别的变体,直至今天,仍然有台湾学者将台湾人,称为生活“在后遗民的二十一世纪里”^①的人。

遗民是在中国历史上那些背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孤独者”,是社会精英中极少数社会最底层的叛逆者,是保守的努力企图恢复原有的“旧文化”和“旧制度”的一个民族主义的政治群体,因而“‘遗民’的本意,原来就暗示了一个与时间脱节的政治群体”^②。台湾学者梅家玲说,“‘遗民’是时间的产物,没有朝代的兴替、时间的裂变,便没有‘遗’”^③,遗民也可以被认为是“遗失”、“遗落”在现世角落的被改朝换代后的“旧时代人”。

大陆遗民思想,犹如埋在地下的火种,随时准备突破地狱的压抑与封锁,而烈焰升腾。因而,大陆遗民精神在哲学上,表现为坚定的“否定主义”,否定现世政治文化、反思历史,如清初明遗民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从中国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高度提出反思“君主制”,从整个政治建制和君主制度去考察中国历代兴亡的内在原因,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④的激烈结论;在经济上,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在文学上,以感伤和悲壮的艺术风格和怀旧、怀乡的叙事题材来反映遗民的志向与悲情,在台湾文学中突出表现为弥漫在各种文学流派和各种文学体裁中无处不在的遗民“原乡”情结。

① 梅家玲.台湾研究新视界:青年学者观点.台北:麦田出版社,2012:45.

② 王德威.后遗民写作//梅家玲.台湾研究新视界.台北:麦田出版社,2012:15.

③ 梅家玲.台湾研究新视界:青年学者观点.台北:麦田出版社,2012:15.

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吴光.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2.



现代对遗民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清代乾隆时代后,社会各界对遗民的评价以褒扬为主。台湾学者多褒之为“忠义”^①,敬仰遗民的人格与道德操守。当代大陆部分史学、文学学者亦然,如:方勇在《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对宋遗民的称颂;孔定芳在《清初遗民社会:满汉异质文化视野下的历史考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对遗民的肯定;还有李瑄在《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一书中对遗民情怀的高度评价。但大陆也有为数不少的学者,从历史虚无主义史观出发、从“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功利主义逻辑出发,并不认同遗民的所作所为,甚至否定遗民存在的意义。如果从后现代主义史学观来看,这种对遗民评价的矛盾性并不奇怪。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代表海登·怀特就认为“历史事实是构造出来的,固然,它是以对文献和其他类型的历史遗存的研究为基础的,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构造出来的:它们在文献档案中并非作为已经包装成‘事实’的‘资料’而出现。”^②这种对遗民文学史的“构造”,在于加入了预设前提的历史“想象”,有选择地选取符合编者“口味”的史料,不选取“不合口味”的资料,即使这些资料是真实可靠也不会用,以此评价遗民,因而赞颂者有之,贬损者有之。海登·怀特曾以书写“法国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例指出,在不同史家笔下,就有不同价值取向与风格类型。米什莱把法国大革命写成“喜剧”,而马克思和托克维尔则写成“悲剧”,这就是史家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选择性”的眼光所致^③。而“历史知识永远是次级知识,也就是说,它以对可能的研究对象进行假想性建构为基础,这就需要由想象过程来处理,这些想象过程与‘文学’的共同之处要远甚于与任何科学的共同之处”。^④海登·怀特的这一说法,早在中国清朝乾隆时代得到印证。清乾隆朝,将包括抗清志士在内的这些“敌人”平反,甚至加以正面赞誉,而为清王朝立下犬马功劳

① 参见廖肇亨,《忠义菩提:晚明清初空门遗民及其节义论述探析》,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3。

②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6。

③ [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76。

④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7。

的汉族明朝的降将,如洪承畴之辈却被定格在“贰臣”的“红字”^①上,在史书“列传”中独创《贰臣传》、《逆臣传》以记之,反映了清王朝统治者在政权巩固后,试图以历史正义与普世的社会道德标准来评估历史人物,以此取信汉族知识分子、博取汉民族对清王朝的认同与忠诚。

如何看待“遗民”和遗民思想、遗民价值观,以及对遗民做出何种评价,则是研究遗民文学的理论标尺,在观察“遗民情结”对台湾现代文学影响的时候,其理论标尺同样起作用。

一、“遗民”的由来与遗民身份的判定

遗民现象,中外古今都是存在的。在中国儒家历史文化语境中,“遗民”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含义,包括忠君意识、守护华夏文明的文化自觉、高尚的人格魅力与道德操守等。同时,“遗民”一词的内涵也从“春秋时期”的“前朝遗留下来的人”,延伸为两汉后的“逸民”和“不仕新朝”的人。到了南宋后,遗民有了强烈的汉民族政治文化色彩:政治上反抗异族入侵、否定异族统治的合法性;文化上艰难地守护汉族文明、自觉传承华夏文化,如王应麟入元后撰写《三字经》,以此对儿童进行汉文化的启蒙教育,使之传承华夏文明。明末清初,明遗民不仅直接参与军事斗争,对抗清朝强大的军事进攻,失败后更是著书立说,对抗清初清王朝的文化暴政,以此保存汉文明的星星火种。无论是活在清初暴政下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还是从浙江漂泊到台湾的沈光文,抑或是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都以“立言”方式,守护华夏道统,传布汉文化与汉文明。

“遗民”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如:“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②此处遗民,可作卫国“遗留下来的人”解。另有“遗民”与“逸民”互训,见《论语·微子》,有“逸民:伯夷、叔齐、虞仲……”^③之语,而两汉后的《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④文和东汉人杜笃所撰《首阳山赋》“嗟首阳之孤岭……忽吾睹兮二

① “红字”:美国作家莫桑的小说《红字》,书中女主人公海丝特·兰被挂“A”型红字羞辱。此借引为羞辱之意。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266.

③ 朱熹.《论语集注》:卷九.北京:中国书店,1985:79.

④ 司马迁.《史记》:卷六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2123.



老,时采薇以从容……其二老乃答余曰:‘吾殷之遗民也……’”对“遗民”的内涵有了新界定,那就是出于政治与道德立场而忠于旧政权,不与新王朝合作的志士与群体,隐逸山野,其动机在于“践履儒家‘无道则隐’的文化理念,如《论语》所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齐欤”^①,换言之,他们是为了保持其心中的‘道’,即士的尊严和人格独立——对自己信念和价值观的守持,并以此与世俗与王权相抗衡,以期享有精神上的尊贵和自由——‘独善其身’”^②。宋代程朱理学兴起以后,君臣之义成了“天理”的基本内容之一。“夷夏之辨”在宋亡以后,首次成为遗民观念的主要内容,强化了遗民的汉民族主义情怀,此后“遗民”一词,已经有了强烈的汉民族政治文化义项,成了反抗异族统治、守卫华夏文明、传播汉族文化的崇高道德人格的志士的内涵,与两汉前的“逸民”、隐逸之民的含义有了巨大差别。尽管遗民也是“隐士”,但与“逸民”有本质差异,特别是宋、明以后是遗民之隐,在于“有所为”而隐,其动机,在于恢复汉民族的“旧山河”。宋、明遗民所面临的,是民族存亡、文化赓续的问题,其精神追求是保持民族气节、守护文化存续、关怀汉民族的生民忧戚。因此,宋、明遗民是政治遗民,“‘遗民’的本意,原来就暗示了一个与时间脱节的政治主体”^③。台湾在明郑时期,以及日据时期的遗民,同样具有政治遗民的特征。

后世一部分学者对“遗民”选录依据,以是否出仕新朝为标准,甚至对新朝有几句恭维话,也作为批评其节操的把柄。这显然有失偏颇。遗民所处历史环境十分复杂和艰难,遗民是被压迫者,何况当朝者控制着舆论工具,对遗民的部分历史事实,难以把握真相,不易获得公正对待,本书对此不作深度辨析。而一些遗民确实处于现实评价的矛盾之中,如吴伟业。他曾仕清3年,而其仕清前10年里,却以遗民自况,留下《言怀》、《新蒲绿》故国悲思的诗歌。而钱谦益则由失节降臣转变为抗清志士,在清顺治年间秘密从事反清活动,他与各种抗清力量,如浙江一带的鲁王、广东的永历政权、福建的郑成功等均保持联络,其诗其文都保持着遗民感伤和遗民悲愤之情。这就说明,清初“遗民”判定的复杂性。本文所倚重的,主要看作家是否具备“遗民意识”和遗民价值取向,其遗民意识是否对其文学文本的主旨、题

① 朱熹.《论语集注》:卷九.中国书店,1985:79.

② 孔定芳.清遗民社会:满汉异质文化整合视野下的历史考察.武汉:武汉人民出版社,2009.7:358.

③ 引自王德威.后遗民写作.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34.

材、情节内容构成影响。方勇曾以南宋遗民为例,认为“在界定‘南宋遗民诗人’这一特殊概念时,就不能停留在前人认识水平上,把是否曾出仕新朝作为裁决是非的依据,而应当从对象许多属性中,撇开非本质属性,抽出具有决定意义的本质属性,即主要看他内心深处是否怀有强烈的遗民意识,从而概括出一个具有今人认识水准的‘南宋遗民诗人’概念”^①。

二、清王朝对南明抗清殉节者的正面评价彰显历史正义

如何看待和评价遗民?这个问题同样涉及对台湾遗民的评价。从台湾的社会文化的形成来看,包括社会文化、政治文化、医学科技、农耕技术等社会文明要素,大多是晚明清初遗民带去,如沈光文等抗清志士流落台湾带去了高度发达的明朝汉文化后,才发展成熟起来。郑成功率南明军队,击退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为台湾社会带去了完整的明朝政治典章制度等现成政治文明成果和军事科学成果。对大陆抗清志士的历史政治评价,同样适用于同时代的台湾遗民,因为,这部分流落台湾的遗民,直接来自抗清第一线的南明志士。而明遗民敌对阵营的清王朝统治者,对清初明遗民抗清志士殉节者的人格操守的正面评价,则更具有辩证的说服力,以此证明抗清志士的道德操守与人格力量的精神感召力,这种道德操守是跨民族的,也是跨历史的。

如前文所述,清王朝在入主中原初始,采用暴力屠杀和文化高压手段,使用极端恐怖的手段威吓、压迫多于自己满族 10 倍之上的汉民族,尽管如此,明末汉族士大夫在亡国时殉节之众仍然远超宋亡之时,“历代殉节之风,以明最烈”^②。在南方汉族区域,民众对这些殉节烈士充满敬仰。与此同时,清王朝在征服汉族过程中,也收买了大量明朝的官员,用来帮助巩固其政权。以洪承畴为代表的汉族降官降将,为大清帝国征战明朝广阔的疆土、征服广大的处于高度封建文明的汉人,立下了犬马功劳。但是,到了清乾隆年间,清王朝政权已经巩固,广大汉族百姓业已臣服,为提升汉民族对清王朝的认同度,清高宗乾隆皇帝出乎意料地积极公正评价和表彰南明抗清的殉国者,这无疑在历史伦理和社会公共道德方面,肯定了坚守汉族节操的明遗民的道德声望、人格魅力和历史地位。无论清王朝统治者出于

^① 方勇. 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

^② 转引自陈永明. 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6.